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九十九至一百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九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論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鋒起而難平

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過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過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

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昭烈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

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唯其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昭烈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鋭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昭烈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

椎魯而不能鈍欲為果鋭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吕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强而去其惰傲𠂢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强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

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恠乎天下之志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

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談笑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力之意而不

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盖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泰之强食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防邊論

蘇轍

羌塞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愒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

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絶漠之野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每歲之賂又以百萬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

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隨葢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坑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

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
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
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
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
顧身以抗强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而帝
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
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秦
敵國無厭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至尊

莫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敵人豪横之勢耳愚以養兵而自重卓然獨立不聽敵人之妄求以為民望而生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矣夫敵人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三宗論　蘇轍

黄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

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

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致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傅說之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傅說其知此矣

漢武帝論

蘇轍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大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

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時患力不能救德不能
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
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
越代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
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
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親
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
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買馬邑

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殘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論　　　　　　蘇轍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光見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護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

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嘗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禄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

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恠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宫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

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悦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宫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説變亂是非移易白黒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

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漢光武論上　　蘇轍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强秦

東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枸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筭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辨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

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寛厚樂易之風逺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論下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産禄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至申屠

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為悞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與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寛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

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姿横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獘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㸃清河王殺李固

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葢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爭論　　潘興嗣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議其過況萬乘之貴呼吸而霜露變指顧而榮辱移朝不爭則暮有被其害暮不爭則朝亦然至有頃刻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又曰商有三仁焉比干諫而死其旨遠哉豈無諫與諷歟譬之疾耳有緩補逸養而後定有攻治而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先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御也諷者依違而不切詩所謂主文而譎諫此緩補逸養之道也諫

者直指其事爭者爭其辭矣此攻治之不效而至於針砭也若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賛可以無事於諫爭猶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世之君奚恤而不用哉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之決非桀紂明矣如使桀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不失天下矣

原諫　　潘興嗣

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於臯陶謨則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顔淵問為邦孔子曰遠佞人舜固聰明睿智君臣之間吁謨戒飭憂此而已顔淵亞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諫之不行也其原起於近習始於纎微成於浸潤終至于不可禦人君者喜則有賞怒則有誅不可不察也葢未甞濫誅矣誅一小臣則大臣及之未甞濫賞矣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不窒其源雖欲救之將若之何予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葢起於

近習不可不慮也

通論

潘興嗣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以萬人留田果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

勢勢莫微於羌事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為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訴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内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

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推貲廣而坐飼之驕不足以臨敵也亦嘗以二十萬之衆棄於好水之上隻輪奇馬無還者此養之無制備之不素故也夫燕秦晉魏之郊地非不廣民非不悍勇田非盡闢也一旦索悍勇之民闢地而殖之胡為而不可耶擇天下之精兵置之近輔之郊擬府而為之制亦胡為而不可耶不及十年粟必盈於塞下而黥墨之徒可坐而鑠也鼂錯削七國而七國反主父偃建分

封之法而諸侯不自知其弱然則屯田府兵之制行而天下之驕兵亦不自知其削矣何憚而不為也邊粟已實屯兵已强中州之賦益寛則北敵不敢愛其廬羌人不敢慢其禮此以全制勝也昔之驕令也悍勇昔之不足令也有餘不幸而有警内府出節外府出兵擁鉞而下臨燕而燕動臨秦而秦讋此所謂廟勝也荆楚蜀越四分五裂之地天下用武之處也亦不可以不思及其有事而欲以巧勝之不亦拙且緩乎

宋文鑑卷九十九

宋文鑑卷一百

宋　呂祖謙　編

論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

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平帝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玆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

之故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厲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飱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戸口歳增過於兩漢其富庻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乆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漸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辯數勤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畢畢為任智數竅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

學為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甞觀於三代其為治之者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體其勢播大固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繁斷

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切笑強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𨽻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敗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石慶論　　　　　　　秦　觀

臣聞漢武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粤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立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桓下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立鄗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葢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

道鈌陽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冨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彊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惶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

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斷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弘之才術雖不與

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弘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葢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

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漢文帝　　曾肇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説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盖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

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幾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

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内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内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康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葢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

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

虚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諱言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與

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戌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簒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内助楊氏之勢外成禄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

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戚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官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

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别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内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李郭論　　張耒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

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盖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公也故静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驃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

之侮而田承嗣之滕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戎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邴吉　張耒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

以為徼幸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
從而胥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
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
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胥人
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
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
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
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

吉脫宣帝於死能絶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昌徼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邴丞相恨也

秦論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彊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盖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擾

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幷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

可歳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鋭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騖以嬰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

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鬬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土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皐之口而漢將

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

之所以興衎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西晉論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

而發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

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内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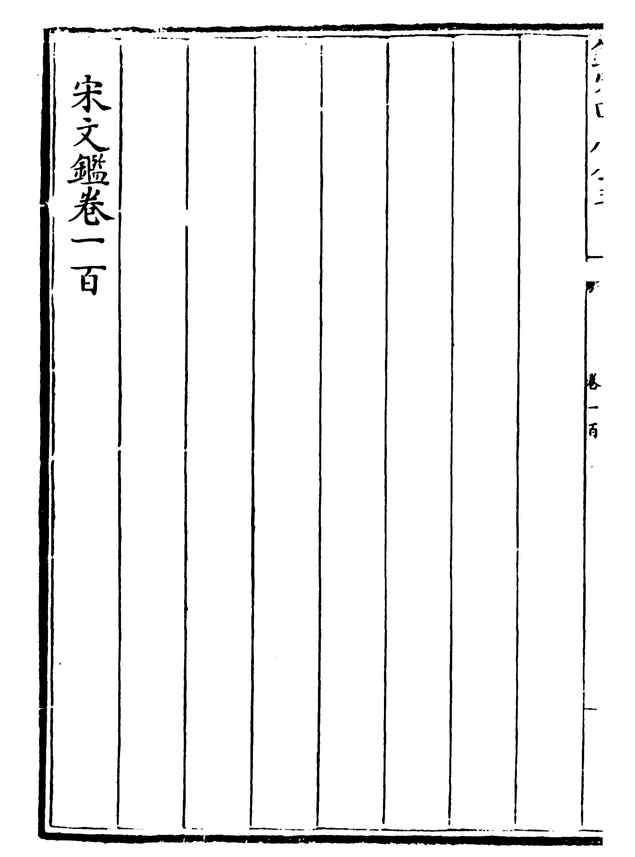
居常日不覩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漠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

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二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驁貪悍樂鬭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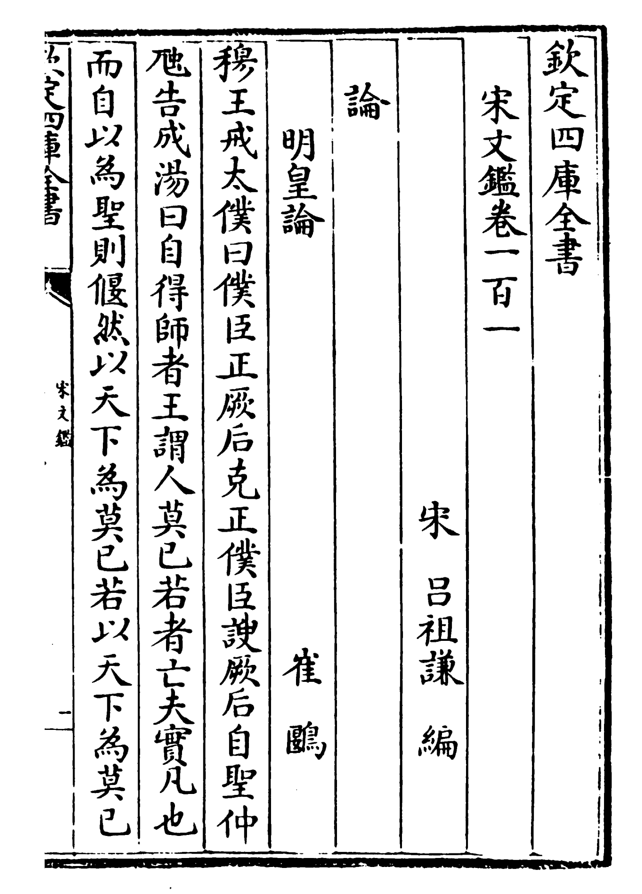
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牧役之雖有失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

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遵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廪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

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為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宋文鑑卷一百



宋文鑑卷一百一

宋 呂祖謙 編

論

明皇論

崔鶠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為聖則偃然以天下為莫已若以天下為莫已

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羣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盖將自以為聖者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今古之徽稱彼其臣遂以為誠爾耶直以為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也以為誠爾則

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為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為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楊嗣復論

崔鷗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

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

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
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
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
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
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
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
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
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

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羣此小人之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兾徼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翔

徉而得計豈足怪哉

察言論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踊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埶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

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
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
勇而紓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瘢宮馬武是
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
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
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
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
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

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憫俗論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彊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葢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

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於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歷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呑

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克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適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為善邪者可使為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大乎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内

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賔於大門内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克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賔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内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

設醬湆然後宰夫薦豆俎醢士設俎公設大羮湆然後宰夫設鉶啟簋言以身親之也賔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也賔三飯飯粱以湆醬比君之厚已也賔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賔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賔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哀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

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

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與於末者末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親若者末必爭苟為簡而相

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邇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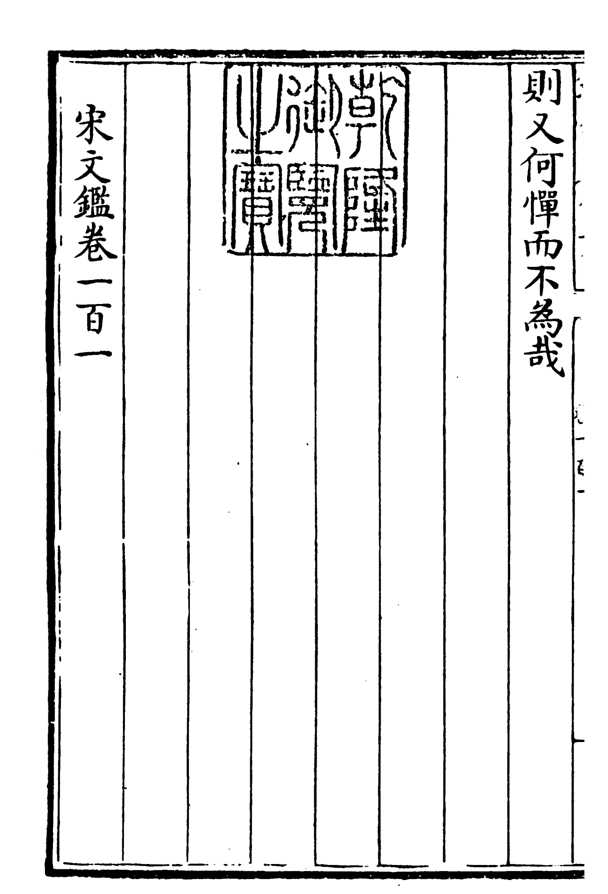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仕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

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圂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禄毋去其菜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為臣者不四十不禄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禄為不慼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養衰老也不慼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

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已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

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
不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巳也非為
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
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
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罸之政混也然
則柰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皦於義
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
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

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决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絜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敺之以法敺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敺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法敺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為之者乎然



則又何憚而不為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二

宋　呂祖謙　編

策

內帑　田況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孰非王土經產雜出悉為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共皆有埶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內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

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内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歛之臣規藴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嗇用而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况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遺患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鋭意於理躬履儉德述宣醲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貞觀逮乎末年乃恃泰寧内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説媚上以謂賦税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於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悦之遂為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歳進

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寇盜厥後韋皋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為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肅竊賈鬻之利以邀廉察嚴綬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為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國家開疆窮朔南建號侔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利之司稽求縏廣研及圭撮歲求倍蓰加以鳴社慶辰升禋大祀冊禮昭縟容典交修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裒於公賦輸

之內帑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羨餘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出內錢幣謂之假貸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為非且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使外足而內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御也施利澤省繇費民有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以因其資而騁嗜奔慾黷兵黷武用既殫費勢不可已於是桑羊孔僅之徒專務功而榷酤筭緡坐市販物鹽鐵鈦趾

株送補郎之法流弊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帝之德洽著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虛耗未易集也靈帝之世多蓄私藏中上方歛諸郡之歛諸郡之寶中禦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繁目為導行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尚然矧陳隋之末世乎是府庫之積不為私也章矣今縱未能盡出所積以付逌司亦當賑豐凶之年卹疲羸之俗去出納之吝通内外之財俟乎下民寬饒大計盈給然後内於别藏歛其餘眥亦不為過

也抑又聖人大寶曰位見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法蓋寶乎位則他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不為私以是而言所本尤大若天心獨捨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於萬嗣矣

叙燕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控塞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乗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

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敵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敵也自燕覆於敵敵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敵衆併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敵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燕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内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獘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於爭地犄角以疑

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獘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説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獘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内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

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於外而根本不揺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儌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

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戎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冦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羗唐禿髪歴朝侵軼為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獘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羗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

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饑我心濟師饋

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
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
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令邊鄙雖有鄉
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
北數郡上户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
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
傜民幸於庇宗樂然隷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
隊正盛秋旬閲常若寇至以關内河東勁兵傅之盡罷

京師禁旅慎簡守師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将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慴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兵制

尹洙

今之敵國地兼燕凉然彊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敵國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塞而

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令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敵國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邊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

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茍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鋭救之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茍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

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為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於外民潰於内失所以為守矣守方面者異於是使其自守毋

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懼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敵國者未之有也

根本

石介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

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

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
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
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
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
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彊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
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
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
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

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㓨諸侯乎㓨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吕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黄巢姦雄也伊尹吕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

以誅秦豪傑矣夫黄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饑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盖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盖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臣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

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逺也貢獻勞也館驛獘也吏易數也兼并盛也游惰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寛館驛久使任抑兼并斥游惰謹求其利病而各著于篇

明禁　　石介

國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予去

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彊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

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惰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彊兼并權要横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材也鹽鐵酒茗人所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責臣　　石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

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冐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勞叙閥閱矜材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

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禄死人之事况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兹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禄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職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頼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

春秋亂臣同誅矣

言治　　劉敞

為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於時忘言而狥於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懐氏神農氏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顧實論為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大宋之興

剗五代之弊除其虐政吏以鞭扑赦贖為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彊桀之虜內無羣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於今有年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鈎匈奴其術已疎矣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隣國略循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修睦附疏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疎者乎從此觀之為

治者因於時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徇於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詩書禮樂詒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所以迹者也忘言而索於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明禮　　蔡襄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

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

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去冗　　　　　　　　　　　　　　蔡襄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賔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少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月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

歲了一歲便為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患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令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名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歡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

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令爲大獘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令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軍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選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有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宋文鑑卷一百二